

20

酒泉日报 20 年文集

主 编 贺华东

文学卷

I218.423

20131

4

阅 览

甘肃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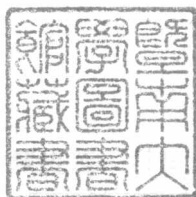
20

年文集

文学卷

主 编 贺华东

甘肃文化出版社



甘肃日报 2013 年文学卷

编 贺华东

出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

电话 0931-8111111

定价 30.00元

ISBN 978-7-226-0842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0931-8111111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酒泉日报 20 年文集. 文学卷 / 贺华东主编.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7-5490-0346-4

I. ①酒… II. ①贺…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酒泉市 IV. ①I218.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7144 号

酒泉日报 20 年文集

贺华东 主编

责任编辑 / 管卫中

责任校对 / 周乾隆

封面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 1 号

邮政编码 / 730030

电 话 / 0931-8454870

网 址 / www.gswhhua.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甘肃澳翔印业有限公司

厂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滩尖子 242 号

开 本 / 710×1020 16 开

字 数 / 1200 千

印 张 / 52.5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

印 数 / 1~3000

书 号 / ISBN 978-7-5490-0346-4

定 价 / 144.00 元 (全五册)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酒泉日报》20 年文集

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贺华东

编委会副主任 杨安韬 漆进茂 付长洲

编委 陈思侠 关瑞 张卫婷 兰新斌 张燕 曹莉

孙波 李爱龙 兰鑫 杨蕴伟 范溥

让时光见证历史的体温

张华东

二十年的庆典,对于诞生、成长于“古代飞天故乡、现代航天摇篮”酒泉的《酒泉日报》,像是举行的一场庄重、盛大的成人礼。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起步,在建设陇原文化大省的春风中转型、跨越、发展,二十年来,《酒泉日报》“苦人民之苦,乐人民之乐”,每一期报纸,每一篇稿件,都凝聚了新闻工作者兢兢业业的劳作和默默无闻的奉献,凝聚了新闻工作者朝气蓬勃的精神、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忠诚于使命的品质。在酒泉 19.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真切地传播了党和政府的声音,彰显了新闻的无穷活力,书写和定格了历史的精彩瞬间。

新闻记者承担着社会发展观察者、记录者和守望者的历史职责。在绿洲边缘风沙肆虐的治理前沿,在乡村现代节水农业的实验基地,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牧区,在亘古荒原上的风电场,在机车轰鸣的高科技示范园区,在长街深巷温情如春的道路社区,在爬冰卧雪的救

灾现场，无处不闪现着新闻工作者疲惫而高大的身影。他们对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关注，对父老乡亲们命运的关切，都倾注在每一篇字斟句酌的稿件里，一张张反复比照选取的图片里。那是一份执著、热情，与事业休戚与共的职业精神和品质。

作为党的喉舌，人民的代言人，无论是弘扬社会正气，还是关注群众的难心事，新闻工作者都会时刻用心、用笔不断地记录、思索，丝毫不能懈怠；无论是寒冬酷暑的野外，还是灾害发生的现场，新闻工作者都亲力亲为；只要有新闻的地方，新闻工作者总会及时赶到。在服务大局、关注发展的新闻意识的促使下，新闻工作者的心思用在稿件上，精力用在采访上，干劲用在创新上，每一次努力都体现在报纸上。一支笔，描绘了酒泉逐步走向富裕文明和谐幸福的历程；一颗心，感受了酒泉引领陇原勇担当、挑大梁、做标杆、走前列的脉搏。

新闻工作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也是一个光荣的称谓。

二十年，《酒泉日报》的每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回忆这段生涯时，都会因为从这里开始，学会了许多做人、做事业的美好品质而骄傲。而这些品质，将始终如一地贯穿他们的整个人生。

岁月是一条河，永不停歇永不枯竭；记者的采访与写作，就像这条大河中的浪花，绽放着绚丽与沧桑。每一名记者成长的足印，都是报纸发展轨迹的印证。辑录 20 年来《酒泉日报》上刊载过的各类新闻作品，不仅仅是对记者、对报社历程的纪念，也是对酒泉发展轨迹的深思和廓清。翻开这厚厚的书稿，一篇篇鲜活深刻的新闻，一篇篇灵动飘逸的文字，把一个个新闻事件和新闻故事、一个个先进典型人物摆在读者面前，也把记者的情感和真诚融入了这些文字。

在记者“风光”的背后，是默默“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以及更多无名的后勤员工、印刷车间的员工，而正是这群人，这样一个有机的具有亲和力的组合体，撑起了《酒泉日报》一个坚实的部分：版面语言和思想，印刷质量和发行。

《酒泉日报》自创刊以来，经历了从小到大的艰难发展历程。二十年来，《酒泉日报》一贯坚持党报立场、群众观点、地方特色、晚报风格的办

报方针，及时传达信息，反映群情民意，不仅起到了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也以其全心服务读者与社会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它还是全省十佳优秀报纸和全省唯一的中国地州市报协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记协理事单位。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酒泉日报》多年来号召新闻工作者队伍用真实立信，用精品立业。在向新闻报道精品力作高地进发的路上，作为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第一记录人，体现时代性是他们的自觉追求，洞察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记录时代特征、发出时代呼声，是每一名新闻工作者思想的深度和文字背后的情怀，也是《酒泉日报》二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办报要求和新闻准则。

二十年，新闻工作者将继续用智慧和汗水，换取人生、事业新的视野。

二十年，《酒泉日报》又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起跑线上。

2012年8月18日

（作者系中共酒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酒泉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

目 录

陈新民	城郊有个垫圈房	001
柯 英	触摸黑河	006
杨献平	春天到来的时候	009
李兴华	倒座奶奶	011
刘士超	风中飞扬的马鬃	015
修 柯	高昌 高昌	020
雪小禅	琥珀	023
孙 波	爷爷是个骆驼客	025
胡 杨	花,或者蜃景	027
马步升	荒寺	031
白兴虎	黄泥堡草原	033
张正彬	会飞的鱼	037
陈思侠	金秋的手写体	040
刘学智	党河的水	043

王存江	老车的希望	046
郭 军	老翁头	048
师小玲	历史·烟云·人	051
林 染	骆驼草上的星(外一章)	053
淡 如	梦里水乡	057
赵玮璋	命若泥土	060
刘梅琦	那些年,那些鸟	062
鲁 刚	祁连,祁连	065
常跃强	人烟	068
夸 父	牧童唱歌	072
顾崇青	山中真意	075
张 燕	手捧瓷器行走	077
姜兴中	疏勒河畔的村庄	080
杨春兰	“鼠窝”轶事	084
李 城	水烟锅子旱烟袋	088
于小燕	他们	090
史德翔	外奶奶的“菜根子”	093
许忠贤	我大的腰弯了	096
李 圪	西湖	098
梁军年	心有猛虎 细嗅蔷薇	100
方健荣	阳关的风吹	103
边振虎	阳关千年	106
杨喜鹏	印象河西	108

关 瑞	对一场雨的叙述	111
黑 子	祁连山的雪	116
林 染	长风几万里(组诗)	118
于 刚	大河西(组诗)	123
方健荣	敦煌(组诗)	127
陈思侠	敦煌的声音(五首)	130
妥清德	风中捡拾的草叶和月光(组诗)	133
倪长录	过年的心情(组诗)	137
谢荣胜	河西走廊(外一首)	142
叶 舟	神示的诗篇	144
柏常青	诗两首	148
谷未黄	水的记忆(三首)	150
孙 江	肃北三首	152
马旭祖	盐池湾的精灵(组诗)	155
何 奇	巨兽	158
荆庆杰	剃头店	162
田 瞳	公园门口	165
王新军	冬天的草原	168
马银秀	队长	175
马学全	邹毕帆跳“楼”	180
周聪德	馍馍不吃在篮篮里	184
姬振江	戏缘	186
李 圪	张三这个人	188

张 燕 甜玉米	190
江慧妍 瓷婚	194
马 卫 流浪的故乡	198
后 记：当一辈子记者	201

城郊有个垫圈房

陈新民

1971 年夏天,队里派我进城积肥。当时,县城除了革委会大楼里有水冲式厕所,其他机关、单位和居民区都用的是旱厕。酒泉人把旱厕叫做“圈”,我们这种人被称为“垫圈的”。全城有近千个垫圈的,先前干这活的都是些老社员,而且多是光棍老汉,他们在农村无家无舍,所以进城一干就是好多年。插队知青进入这个行道,也是近两年的事。

我们的住处叫“垫圈房”,是城郊烈士陵园边一间 6 平方米大小的破窝棚。窝棚有门无窗,采光靠的是屋顶上一个不大的窟窿。窝棚前面有个堆积粪土的场子,场边有几棵洋槐树,正好挡太阳、拴牲口。经常有牛车、马车、毛驴车、骆驼车停放在场上,队里的乡亲们进城办事,大多在我们这儿打尖歇脚,垫圈房也就成了生产队在县城的接待站。散布在城边各个角落的几百个垫圈房,情形和这儿差不多。

除了我,垫圈房里还有一位姓马的独眼老汉。老汉个子高大,身板直溜,额高面长,悬胆鼻子,蓄着一抹八字胡,如果不是瞎了一只眼,够得上仪表堂堂。他进城已有些年头了,可以说是个资深垫圈的,对个中的行行道道清得很。我喊他“老汉”,他叫我“眼镜儿”,两人内外有别、配合默契,拉土垫圈、清扫厕所我包了,烧水做饭、喂养牲口就靠他。

垫圈房背后有条小路,小路走到尽头是文化巷,巷子直通五七红专学校。我们垫的所谓“圈”就是学校的公厕。校园出进的人里,垫圈的地位最低下。见我蹑手蹑脚地走“猫步”,老汉冷笑道:“呔!眼镜儿,弯了弯是个榆棍,忒了忒是个男人,作啥劲呢?把腰杆放展!”以后,我赶着臭气四溢

的毛驴车穿过校园时,常把皮鞭甩得乱响。

每天天亮以前,我都要把厕所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仔细地用城墙土把茅坑里的粪便掩埋起来。那土不能厚,厚了肥的质量差;也不能薄,薄了压不住臭味。下午,我还要赶着驴车去城墙下,拉回第二天用的土,然后再把厕所打扫一遍。垫圈这活是又轻松又自在,只是有时还要和其他社队垫圈的打打架,争抢粪土没有多少道理可讲,得靠拳脚解决问题。

老汉性格强硬,身上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狠劲儿,平常处事挺横。但是,他对动不动就打架很不以为然,他给我说:“知道吗?狼里头最狠的是哪一种狼?是绵狼。剑里头最快的是哪一种剑?是舌剑。人人都觉得非打架不可的事,谁能说说就摆平才是本事。”

话说得老辣世故,我不知该怎么应对,就和他抬杠:“照你这么说,能说会道就是本事,咱大队几千号人里,数主任最能骗,他就是最有本事?”

“两码事!说要说得让人服气,让人愿意。马靠笼头拴,人拿道理管,主任几时讲过道理?他那是满嘴跑舌头,活活一个‘卖嘴的’。要说他呀,还不如旧社会的窑姐儿,人家卖那家当的时候,就没想着立牌坊。”他愤愤地驳斥我。

空闲时,我俩喜欢盘在土炕上吸着旱烟锅聊天。他问我:“你知道吗?我们穿的制服为什么是五个纽扣?”

他说:“那个五,代表的是五全宪法,是五族共和。”

他口音里不时夹杂着一半句京腔,动不动就来几句“老子”、“小子”什么的。他曾自豪地给我说:“老子是打过日本鬼子的革命军人。”除了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还有这等革命军人?他还常常说起一些地名如陕坝、归绥,等等,说起百灵庙血战和傅作义将军,说起管喻宜萱夫人唱的《哪里来的骆驼客》……这些,我都闻所未闻。

老汉会唱《大刀进行曲》,他满嘴没几颗牙,唱出来的不成调。但从他的歌里,我听出与广播里不同的一句:“前面有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你饶了我吧。怪声怪气的,我都起鸡皮疙瘩啦!要不,你再讲讲忻口会战也行啊。”他笑了笑,并不计较我的不敬。

那段时期,看到别的知青招工、招生进城回家,而自己因为所谓的家庭问题,走不成,我心情十分郁闷,少不了长吁短叹。他不厌其烦地劝导我:“人是打节节活的,保不住哪天太阳就从你的门前过呢。”“不下雨的云彩飘走了,还有下雨的云彩呢。”“一辈子要想苦出个名堂来,要紧的是得有背受(承受力)!为啥自古少年得志不得长?缺的就是背受。”

这些话,经得起琢磨,我一直没有忘记。

我问他:“你是走南闯北的老江湖了,现在穷成这怂样,过去你要过人吗?风光过吗?”

“咋没?当兵吃粮的临后几年,老子是有名的‘马斤半’。信不信由你,那节儿,几时我身上都背着一斤半金子,凭啥把那么多军饷交给我保管?凭啥?就凭老子忠勇双全,长官信得过,弟兄们靠得住。”吹了一会儿,他忽然瞪着独眼,恶声恶气地叮嘱道:“记住,两个人说下的话风吹了,你不能当走线绳绳(告密者)。”

我对那斤半黄金没兴趣,也不管他曾经是士兵还是军需官,更不会当什么“走线绳绳”,我记住的只是他在诉苦会上讲述的悲惨故事,还记着会场上群情激奋,口号不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我爱听他说道兵器,什么八路的“老套筒”、国军的“中正式”、老毛子的“水连珠”、鬼子的“三八大盖”和捷克造的“马克沁”机关枪,等等。他特别喜欢模仿各种枪声,可是从他的嘴里,我实在是听不出什么差异。

老汉虽然连一床囫囵被子都没有,却一直身穿中山服,无论衣服多么破旧肮脏,风纪扣永远系得严严实实。走路,他喜欢背过手迈方步;说话,他不时地冒出些训话的口气。一些社员讥笑他“过的是叫花子的日子,要的是官家的牌子”。

村里老辈人都记得当年他娶亲的红火光景。听说“新媳妇生得桃红花色弯眉杏眼,像是从戏里走出来的”。那天,看热闹的人把小小的屯庄挤得水泄不通。

有人啧啧:“老马家咋就修得这么好的福气来着?”

也有人嘀咕:“阳世上的事,太浑全了怕不大好啊。”

或许,说这话的真是只乌鸦嘴。

他把新媳妇娶进门不到两个月,就遇上抓兵。师管区的规矩是“家有三丁抽其一”,有钱还好说,没钱只有走人。看着正拉扯儿女的大哥和没成年的两个兄弟,他是掂量了再掂量,横下一条心就走了。

他多次给我说起离家前夜的情景:“媳妇哭了整整一晚夕啊,泥人儿一样瘫在炕上……”提起 30 多年前的往事,老汉的独眼里泪光闪闪。

鬼子投降后,他被编遣回乡了。他到家才知道,自己从兵营起身时,媳妇已是病病歪歪、命悬一线了。等他回到家后,人已发送,还没有“出七”。

老汉对亡妻感情很深。他给我说:“媳妇得的是相思病,她是想我想死的!有时候,我在睡梦里问她,你能等那些年,为啥就不能再耐活十天半月?耐到我赶回来病就会好啊。”

我问过他:“你不是常说‘独柴难着,独人难活’吗,后来你为啥不再成个家呢?”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念叨着:“你不知道她的孕模样有多俊,她到上泉挑水,下庄的人都跑到上泉挑;她到下泉挑水,上庄的人又往下泉边跑……后来,不让她挑水了,我娘不放心。”

从绥远回来后,他再没有出过门。直到前些年修干渠把他媳妇的坟墓推平了,他才进城来垫圈。

老汉先前在大医院垫圈时还兼着一项“副业”——掩埋死婴,用社员的话说就是“送死娃子”。他从来不回避自己的这段经历:“那活儿,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得有胆!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怕个毬呢。”

“送一个两块钱,那么大的医院,几年下来也挣不少呢。”说话时他不无得意。

“这世上有些钱还真不好挣,就说送死娃,你得走远,送到荒郊野外没人烟的戈壁才行;得往深埋,如果前脚走,后脚就让野狗刨了,那你就等着倒霉吧。”

老汉虽然胆大心硬,有时候也讲点迷信。他说自己从医院挣的钱最后都“还给”医院了,“为啥自那以后病多了?是不是把谁家的娃没送好,老天看不过眼,规整我呢。”

我回队不久,老汉的身体越来越扛不住活了,队里只得把他接回来,

安顿在饲养场的一间空屋里养病，我们又成了邻居。回队后的他像是换了一个人，整天躺着晒太阳，总沉着脸，很少言语，也不怎么搭理我。看样子，有多少故事要烂在老人心里了，我想。

我被推荐上学前给老汉道别时，他伸出瘦骨嶙峋的大手，搓着我的乱发沉默许久才说：“我说过嘛，在世上谋事就像是拾粪，弯得远了总能拾一泡。”这是垫圈人的行话。

以后我再没见过老汉……

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里，旱厕早已成为被忘却的历史，垫圈的作为一种职业，也从五行八作中消失了。

有时，我会想起那些曾经处在社会生活边缘的人们。

我听说过，垫圈老汉中，解放前干什么的都有，贩卒车夫、驼户金客、散兵游勇、赌棍马贼……

我也看到，垫圈的知青们在改革开放后各有千秋：媒体频频亮相的、生意场上呼风唤雨的、下岗的、上访的、在高墙电网里怀念垫圈时的自由时光的……

城市完全翻新了，当年那么多的垫圈房一点点痕迹都没留下。

我想它会留在一些人心里的。对两代垫圈人来说，破破烂烂的垫圈房何尝不是人生旅途难忘的驿站？

（《酒泉日报》2010 年 4 月 26 日 4 版）

触摸黑河

柯 英

又一次走近黑河。五月,和友人结伴。去寻找黑河的“根”——我一直认为,黑河像一棵树。尽管这个比喻有点牵强,但事实确是如此巧合。

我在写作《注目黑河》一书时,查阅高台县旧志,看到了黑河的《河流水渠分布图》。一看我就惊呆了:这条河的状态怎么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呀!这真是一棵庞大无比的树,它以偌大的祁连山作为根基,拿千山万壑的径流滋养根基,把生命的枝枝节节铺张得有景有致,沿着它的枝柯攀升,一个个有名有姓的村庄和城市鸟巢一样,栖在这棵树的枝头,又像被滋养的花朵,鲜艳,饱满。主干的枝梢一直伸进巴丹吉林沙漠,让干涸的大漠戈壁也长出了茵茵的绿枝。在这张地图上,人类的生存之基被揭示得如此简洁明了,透彻醒目,我感到了文字的苍白无力。这真是一幅最富有诗意和哲学意味的“河舆图”。不知道撰志之人怎么就选择了这样的形式来描述一条河流,他或许真的找到了破译这条河的秘密。

这几年,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条河的上游、下游奔走考察,一直努力地想为它把脉号诊,为它的过去和现在寻根问底,为它的健康寻找良方。我见证了这条河在中游被人类玩弄于指掌之间,用水泥、石子凝固成方方正正的渠道,随意改变它的流动方式,完全打破了自然固有的平衡,河道干涸了,湿地丧失了,植被退化了,河流没了河流的样子,原有的河道,几乎要被称为“黑河故道”,它犹如大地的伤疤,无言地质问苍天。我也见证了下游的沙漠一点点移动、吞噬着人居的版图,六七世纪号称“西北第一大湖泊”的居延海成了戈壁滩,沙尘暴伺机而动,胡杨枯